

“开拓者”罗弼文： 营收2亿元只是开始

长江日报记者冯雪

对话

都不是模仿
我们做的所有事情

从硅谷到光谷，创业前6年分文未赚，如今营收超2亿元。AI讲解员、30美元一张的文创卡片、“无场地办公”背后，这位30岁的“折腾者”对技术、创业与未来有何独到见解？近日，长江日报记者与数命科技（武汉）有限公司创始人、董事长罗弼文进行了对话。

记者：从硅谷到光谷，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武汉？

罗弼文：我们当时分析，人工智能有三大要素：算力、数据、算法。武汉占了两项。算力方面，武汉在华中地区算力规模处于领先地位；数据方面，武汉地处“九省通衢”，具有数据传输优势。同时，武汉是全球在校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，为“一人公司”蓬勃发展提供了元动能。

记者：创业前6年分文未赚，最难的时候怎么熬过来的？

罗弼文：那时候我们在居民楼里办公，楼上住人楼下干活，3年多时间团队只有不到5个人。留创园帮了大忙，他们全程线上帮我们办理入园手续，给了“三免两减半”的政策，带我们搬到光谷软件园。要不然我们都开不了工了。其实从小我就明确自己要做什么：成立一家企业，搞点大事情。所以心态反而还好，就是埋头做。

记者：最近“龙虾”很火，但很多人觉得它像个“人工智障”，你怎么看？

罗弼文：“龙虾”本质上是一个新生儿宝宝，具备极其强大的成长性，但本身不具备太多实际作用。它强在可以“外装技能”，就像手机需要安装App才能发微信一样。我们公司为什么能用AI完成80%的代码、90%的美术设计？因为我们在过去几年里，一直在给AI配置各种“技能包”。普通人买的只是一个“空壳AI”，而真正的AI生产力，需要“技能加持”。所以很多人来找我们取经，我们也被倒逼着推出了“寄养一只虾”AI代养服务。

记者：让AI干活，如何解决安全问题？

罗弼文：我们的方案是让AI互相牵制，各司其职。我们有业务AI，只负责执行具体工作，本身不存数据；还有安全AI，代号“破军”，专门负责数据管控。业务AI申请数据时，安全AI会判断合理性，只给必要的。就像一家公司，财务部不能自己随便花钱，得走审批流程。AI也一样，权限分散，才能安全运行。

记者：你提出“无场地办公”，未来甚至要全权委托AI分身接受采访，不怕失控吗？

罗弼文：不是失控，是解放。以前我们是10%的时间思考，90%的时间生产；现在反过来，90%的时间思考，10%的时间生产。AI不是替代人，而是让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。至于AI分身接受采访，它输出的每一个字，背后都有我的逻辑框架和价值。它替我表达，但表达的是我的思想。这跟现在你采访我，本质没有区别。

记者：30岁了，还觉得自己是少年吗？

罗弼文：少年不少年，跟年龄没关系。如果数字生命能够实现，就不存在从少年到中年这回事了。只有心态，没有年龄。从小我就意识到，时间如果不抓住，它就没了。做好当前所做的事情，我就觉得能够得对得起这一生。

记者：作为一名在武汉创业的年轻人，你觉得自己在这座城市的发展浪潮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？

罗弼文：先锋。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不是模仿，全是开拓。从实际效果看，我们的开拓是正确的，市场确实存在相关需求和认知。不是政策出来了我们再去拿驱动，而是我们自己保持自驱，一直往前。（长江日报记者冯雪）

本版统筹：陈永权



数命科技创始人罗弼文。

在武汉光谷，一家名为“数命科技”的公司正在重新定义AI(人工智能)与人的关系。走进公司办公区，你可能会看到这样一幕：有人对着同事工位上的二维码扫一扫，便开始“对话”。不是找本人，而是与他的AI数字人预约会议、借阅图书。

这是数命科技公司已运行两年的日常。它的创始人罗弼文，一位30岁的“开拓者”，刚刚交出一份亮眼答卷：去年公司营收突破2亿元。而就在此前6年，这家公司分文未赚。

2018年团队从硅谷来到光谷，蛰伏6年，一朝破局，罗弼文凭什么？



数命科技为成员每人配置一台电脑用于训练自己的“龙虾”。

【突破】

为300家博物馆“定制”AI讲解员 让世界文明留下数字印记

罗弼文的突破口来自博物馆。2023年，当团队为AI寻找最佳“数据源”时，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文物。在采集数据过程中，他们注意到一个细节：游客租用的讲解器播放的是MP3录音，而真人导游既贵又难找。“要不不给博物馆做个AI讲解员？”团队没打招呼，自己花了两个月做出原型，拿去给馆方看。没想到，上线第一周，超过72%的用户选择使用AI讲解。这款AI讲解员不仅解决了讲解问题，更打开了数据的宝库。“我们现在

每天单个博物馆能产生10多亿条用户对话数据。”罗弼文说，这些数据能精准反映游客动线、兴趣点，甚至厕所位置，帮助博物馆优化展陈。温州博物馆在使用的第二个月，就根据数据调整了临展选择。

截至目前，这款AI文物讲解员已入驻海内外超300家博物馆，包括卢浮宫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。今年，团队计划将这个数量提升到10万家。“全球每座城市，只要有博物馆，至少有一台能用这款AI文物讲解员。未来，我们计划为

全球博物馆免费开放AI文物讲解员。”

“我们还要做一件更大的事情。”罗弼文说，他们已经和武汉大学教授谈好合作，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，做“人类文明档案”。“我们要把全球各国、各民族的文明，用数据和AI的方式记录下来。”

罗弼文解释，全球现在有7000多种语言，但每隔两周就会消失一种。“我们不是一家只做中国文化的公司，而是一家中国企业，为全人类文明建档。”

【破圈】

人工智能卡片30美元一张还卖断货 95%的购买者来自美国

真正让数命科技“破圈”的，是一张小小的AI卡片。

最初，团队为了解决用户扫码讲解中断的问题，给每位扫码的游客送了一张印有二维码的明信片作为“伴手礼”。没想到，这张明信片大受欢迎。

前年年底，团队联合荆州博物馆推出金箔主题收藏卡，限量300多套，两天售罄。一位外省小女孩专门打车过来，一口气买了12张。这直接催生

了“Mark印”卡片的诞生。

“Mark是印记，印代表‘我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印记’。”罗弼文解释。每张卡片印有一件文物，扫描背面二维码，你可以给文物讲故事，你的故事会被AI永久记录，还会讲给全球其他拥有这张卡片的人听。

“文物已经存在成百上千年，它能带着我的记忆、我的故事去存在更久。这种仪式感，海外用户特别买单。”罗弼文说。

去年年底，这款卡片在海外一经发售便引发轰动。单张售价30美元，累计卖出100多万套。90%的用户一次性购买12张（300多美元），购买者中95%来自美国，还有日本、新加坡、法国。海外高中生把它当作“year book”（年鉴），每月用一张记录青春。播客博主用它开启新的节目篇章，记录人生的重要节点。

“我们基本完成了让中国文化出海的初期目标。”罗弼文说。

【未来】

6月底实现“无场地化办公” 将全权委托AI助理接受采访

如今，数命科技在深圳、上海、北京都有办公地，纽约还有注册公司主体，但罗弼文的目光已投向更远：一场办公模式的革命。

“我们正在推行‘无场地化办公’。”他说，把场地从线下搬到线上，不是简单平移，而是能提升6到7倍的生产力。公司正在准备退租，只保留一个机房。所有员工将撤掉个人电脑，统一使用云端的电脑，再给每个岗位配备AI助理。

“你是一位导演，公司就给你配AI剪辑师、编导、场记。你是一位新人，

公司就给你配‘一圈’辅助岗位做执行。”罗弼文说，“未来我们公司再怎么成长，人数不会超过20人。”

这个模式，罗弼文计划今年6月底实现。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，若是之后采访他，他将全权委托给AI助理替他回答。

在刚刚落幕的东湖高新区AI+行动推进大会上，罗弼文宣布，推出全球首个AI寄养平台——“寄养一只虾”。企业或个人可以把AI送到平台上，由平台负责“养育”：安装、训练、适配生产需求。AI的归属权永远属于用户，

随时可以“接回家”。

“未来，去上班的不是你自己，而是你训练出来的AI分身。”他说。这个平台就像一所AI学校，让AI在这里出生、诊断、学习、毕业，然后直接上岗。“它不再是被调用的工具，而是属于每个人的、可以被培养的数字生命。”

从硅谷到光谷，从分文未赚到营收2亿元，罗弼文的“折腾”从未停止。他给10年前的自己发了一条微信：“你想做的事，没错。”如今，这个答案正在被市场和时间的验证。

长江

财经

周刊

8 长江日报

2026年3月23日 星期一

责编：殷雪君 美编：陈昌
版式：朱彬 责校：文胜

长江财经评论

Token译名之争在争什么

黄仁勋在最近的英伟达AI大会上，近两小时演讲70多次提及“Token”。传递的信号是，AI底层逻辑已变，一切归于Token，是AI思考的最小单位，也是智能服务的“货币”。

在这个日均消耗量高达30万亿美元的“硬通货”面前，国内缺少统一的中文名。学界与业界展开一场关于“命名权”的较量，这绝非简单的翻译问题，而是智能经济“度量衡”的争夺。

为何取名如此之难？因为Token身兼二职：既是技术上的“信息颗粒”，又是经济上的“计价单位”。这就好比当年的“电”，若只叫“伏特”是物理概念，只有叫“度”，百姓才懂如何交电费。

目前，几派观点各执一词。“词元”派源于语言学，但在AI能画图、剪视频的今天，显得格局偏窄。“模元”派提出，强调大模型与多模态，试图让概念更包容，但有人担忧其过度绑定“模型”这一工具；“算元”派直指计算与成本，务实却少了智能的灵动。

命名的困境在于，太学术了，大众听不懂；太通俗了，专家嫌不准；太技术了，投资人觉得没想象力。每一个名字，都像在给大象画像，画出了鼻子，就丢了尾巴。

之所以急着定名，是因为Token已经“出圈”。它不再是工程师的代码，而是账单上的数字、企业的成本线、国家的竞争力。黄仁勋提出的“Token工厂经济学”表明，未来数据中心就是生产Token的工厂，核心竞争力取决于“单位Token成本”和“Token吞吐量”。

名字就不再是代号，而是“度量衡”。历史上，统一度量衡换来了商业繁荣。AI时代若叫法五花八门，交易成本和认知壁垒将居高不下。

中国模型调用量占全球60%以上，拥有最大的市场和最丰富的场景。我们理应拥有定义这一“度量衡”的话语权，这是产业成熟的标志。

语言自有生命力，它像一条河流，最终会冲刷出最适合的河床。“词元”有它的历史积淀，“模元”有它的未来视野，“算元”有它的经济理性……最终胜出的名字是在万亿级交易和调用中“用”出来的。

对于现在来说，争论本身比结果更有意义，说明开始认真审视这个智能新物种的经济属性。

无论最终叫“模元”“智元”还是其他，只要能卖菜大妈看懂AI账单、让小学生理解模型运作、让中国企业在全球AI经济中学握定义规则的能力，就是好名字。（AI财评）

链接

什么是Token？

在AI的世界里，Token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，无论是用户的提问，还是AI生成的一段代码，最终都要被拆解成Token来完成运算。正因如此，Token调用量成为衡量AI模型活跃度和产业价值的关键指标，Token调用量越高，意味着模型被用得越多，创造的实际价值也就越大。